

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大系
李凤杰作品精选



鬼空记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 (1)
《针眼里逃出的生命》补遗
月 儿 (69)
鬼密纪事 (84)
祸 狗 (97)
宝 槐 (107)
附录:心中的伟人 (113)

中篇童话

- 下蛋歌(上篇)..... (128)
下蛋歌(下篇)..... (154)

短篇小说

- 信从老山来..... (176)
想吃雁蛋的孩子..... (189)
有人敲门..... (198)
他家门上有个洞..... (206)
“孙猴子”外传..... (217)
牌刷的谜..... (229)

橡皮头儿·····	(234)
-----------	-------

短篇童话

有一只雄鸡“枣儿红”·····	(239)
老鼠吃猫的故事·····	(253)
丫丫不会哭·····	(266)
健健遇到了魔术师·····	(271)
仙药·····	(275)

散文

在鸟和人的家庭里·····	(278)
我漫步在海滩上·····	(284)
大海与小海·····	(292)
方石头,圆石头·····	(301)
吃番瓜的记忆·····	(307)
绣球花·····	(313)
满天都是小星星·····	(318)

附录:评论

《针眼里逃出的生命》序·····	(323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王汶石

生命和人生的感悟·····	(32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读李风杰儿童文学新作 李 星

童年情结:李风杰儿童文学 的审美情趣·····	(33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张毓书

李风杰获奖作品目录·····	(35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李风杰出版、发表作品要目 ·····	(35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针眼里逃出的生命

针 眼 逃 命

婆婆是个盲人，连天黑天明也看不见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她却是一个无所不晓的智慧老人。

看到炕上添了弟弟，像小猫一样呜哇呜哇哭叫，我就去问婆婆：“弟弟哪儿来的？”

她说：“池塘捞下的！小孩都是从池塘捞的！”

“我咋没看见过呢？”

“半夜三更才去捞，你早睡着了！”

我还看见弟弟身边放着布老虎、石狮子、轧面刀。房门口搁块大石头，石头一旁钉着经布才用的“老橛”，上面戴

一顶明晃晃的犁铧，门帘上拴了长长的麻丝和一绺红布条。

那么，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和捞孩子有什么牵连呢？我又去问婆婆。

她回答得更叫我不明白：“防‘偷尸鬼’！——‘偷尸鬼’专勾小娃的魂哩！”

原来解放前的乡村，贫穷落后，没医没药。老百姓不懂卫生知识，为孩子剪脐带，不知把剪刀消毒灭菌，常常使婴儿感染破伤风，四至六日发病，十之八九死亡，俗称“四六风”。迷信和愚昧，使人们以为有一种“偷尸鬼”，专门潜入产房，偷窃小孩灵魂。所以得了孩子，都要放置这些可以杀鬼、降鬼、挡鬼、缚鬼的“镇物”。有钱人家还常常请画师绘了打鬼的钟馗，称作“角子”，挂在屋里守护婴孩。有人还传说“偷尸鬼”最怕黑驴，在产房搁上黑驴蹄子，驱鬼避邪。就连为孩子起个名字，也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，什么“鸡换”、“狗剩”、“鱼鱼”、“马马”，更是盼望司命阎罗从生死簿里忽略掉这些不属于人类的称呼，使后代长命百岁。

但这有什么用呢？许多妇女，一辈子生了十几胎，仍然无儿无女。我看见，弟弟几天以后就失踪了！

我更懂事的时候，婆婆才告诉我，我刚刚“捞”回来，身边也放过这些“镇物”，但仍然得了“四六风”。我一抽起风来，牙关紧闭，浑身硬梆梆的，像一张上了弦的弓，眼白瓷勾勾地向上翻。

娘抱着我一抻长的躯体，奶头喂不进嘴去，只是难过地流泪、叹息。婆婆不停地在观音菩萨跟前烧香念佛，为我祈求平安。左邻右舍的婶子们，则在门道里担心地嘀嘀咕咕。有的能预知一切似的撇撇嘴，说：“唉，这是个小冤家！前世欠了他的

债，今生来讨还咧！”有的凭经验摇摇头，说：“该是儿了，棍子撬不走；不是儿了，金子换不下。得了‘四六风’，迟早要叫土地爷领走的！”

爹是个不信邪的人。他借了头毛驴儿，到远乡的镇上请来一位大夫。大夫是个留山羊胡的小老头，戴一副硬腿子眼镜，腾地跳下毛驴，瞪了婶子们一眼，走进屋去，一把推开了那些可笑的“镇物”。他扎针、放血之后，不慌不忙地捏了块面团，切了蒜瓣，取了麝香，捻了艾绒，慢慢为我灸起来。

老头儿灸得有条有理。灸了牙关灸脊背，灸了手心灸脚心，从肚脐眼灸到天灵盖，直灸得抽风停止，黑眼珠滴溜溜地转动起来，他才吁口气，擦擦汗，接住爹递来的水碗和烟锅。

灸过三日以后，大夫狠狠心，把艾火直接放在我那忽闪忽闪跳动的凶门口上，烧起四个明晶晶的水泡。水泡结痂，虽然留下四个永久的灸疤，却出奇地根治了我的风症。于是，这古老的医术，从“偷尸鬼”手里夺下了我的生命。

我满月的时候，大夫又被爹用毛驴接来，作为座上客，吃了“辣子面”。那些婶子们，自然也受到了邀请。

她们知道，穷孩子满月，没有人给脖子戴银项圈，更没人给胸前挂“长命富贵”的金锁子，就照我们家乡的风俗，在村里逐家挨户讨了黑线、白线，有指头那么粗一股，拴在我的脖项，祝福说：“拴了缰绳，命牢福大，再不变狗咧！”——为了忌讳不吉利的字眼，她们总把小孩生病称“变狗”的。

可是，刚刚出月，我幼小的生命之船，又遇到了风浪。

那天，娘借了牲口磨面。老牛拉着石磨，似走非走地缓缓移步，而且在不断地呵斥声中，瞅空停下脚来，把舌头伸向磨盘舔舔。那两扇衰老的石磨，像没牙的老汉咀嚼食物，好容易

磨完一遍，才罗得薄薄一层面粉。每次磨面，总要天不亮套磨，半晌午结束。

娘临走，烧热了炕，把我放在承受火力最多的炕门上。她担心我乱蹬跌地，用尿布紧紧裹住，盖了被子，两边又压上石碾似的圆枕头。

谁知道炕火太大，烧着了席子，席子烧着了尿布。我无法动弹，半边身子被烤得紫焦，像大街上叫卖的没毛烧鸡，连嗓子也哭没了声音。

磨完面回来，娘揭开被子，浓烟焦气直冲屋顶。她几乎吓昏过去，把我抱在怀里，放声大哭。一阵哭诉我的命苦，一阵责备自己粗心。

那些婶子们前来劝告，也免不了一番指责，末了又安慰娘说：“甭难过，快给娃想法治伤吧！能治好的！”但走出家门以后，她们又窃窃私语起来：“唉，这孩子半夜亥时落草，生辰八字太硬，难大着哩！”“可不是，小冤孽的债还没讨够呀！”……

爹从地里回来，气青了脸。他既不信什么“命”，也不管什么“债”，连饭也没顾吃，就照治烧伤的验方，寻来了陈鸡油，为我擦抹。

婆婆也拄着拐棍，让哥哥拖了，今日上庙堂讨一点香灰来，贴在我的疮面上；明日上巫婆那儿弄一张护符来，用红布包成三角形，缝在我的小棉袄上。

但烧伤太重，伤面很快化脓、腐烂。没过几天，左膀的肌肉发黑、坏死，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。我眼看失了人形，黑皱皱的脸，没有三指宽，脸中央那指头蛋儿大的鼻子里，已经气息奄奄了。

只有爹不松气地到处打听单方，到处寻找药物。常常是天

不明出去，鸡上架回来。今日卖掉一件家具，抓回几付败毒中药；明日当掉衣物褂子，弄来一包外贴的散药。渐渐地，娘愁黄了，爹累瘦了。我身上一块块腐肌却脱落挂皮，胯骨也覆盖上了红鲜鲜的嫩肉。我终于用男孩子响亮而粗哑的叫唤，又一次宣告了迷信和偏见的破灭，把欢乐呼回了贫苦的屋子。爹抱着我，亲着满是汗毛的小脸，说：“哭吧，叫吧！小时候声大，长大了劲大！”

然而在那个世界上，生活对穷人并不赐福，一个贫贱的生命要活下来，多么艰难呀！

过了不久，我的右耳上侧，又出了毒疮。毒疮长得有鸡蛋大小，把小脑袋瓜盖去了小半，溃烂以后，脓水不断。尽管又请了疮科大夫反复诊治，伤势只管加重。后来发展成全身症状，发烧，红肿。爹有时拔些野茄子捣浆贴敷，有时挖些塘泥什么的周身乱抹，病情却继续恶化，眼看我进入昏迷状态，连哭声也微弱得不如一只蟋蟀的鸣叫了。

一家人在这种反复折磨之中，渐渐麻木。况且那年月，穷汉家扔掉一个小孩，是平平常常的事。荒郊野外的幼尸，常常把狼惹进村呢！我终于使全家失望。娘挤了三酒盅奶水，灌进我已经不会吮奶的嘴里，扑喇喇地落着泪，把我搁在门背后的屋地上，只等微弱的气息一断，就扔到田野去。

但生命总是顽强的。它从母体获得以后，就在人眼看不见的地方，和死亡不停地争斗着，不愿轻易泯灭。在我身上，也许还有动物特有的“闻土性”吧，在门背后挣扎了三天，得到了大地的气息，竟然有劲翻出墙旮旯，滚到屋门口，被进屋念佛祈祷的婆婆踩中头部。娘的惊呼声中，婆婆那尖尖的小脚，结实实地踩在疮包上。疮里的脓血便挤得满地。顿时，我哇地

哭叫一声，有了生机。我又被娘抱回炕上了。

婶子们和婆婆开玩笑说：“嘻嘻，念佛不如你的丫丫脚哩！”果然，在九死一生的关头，头疮里的脓液彻底挤掉以后，靠中药土方和亲人的心血，使我又从“偷尸鬼”的魔爪下针眼逃命了！

一位作家说过，一个纯净生命的获得，要“在烈火里烧三次，在沸水里煮三次，在血水里洗三次”。我初生之时，仅仅在艾火下烧了一次，在土炕上烤了一次，在血水里浸了一次，自然远远谈不上纯净，但却有一个坚实的生命，来迎接苦难重重的童年了！

婆 婆 与 神

从我开始懂事，就记得婆婆总是垂着眼皮，盘腿坐在厨房炕上，把我搂在怀里，摇着，拍着，唱着。脸上挂着盲人的慈祥 and 微笑。声音从喉咙里缓缓流出来，绸子一样柔和：“噢，噢，快睡着，猫儿来了揭被窝……”

她在我出世前就已双目失明了，但从从不闲着。纺线、烧火、晒柴、管鸡，拐棍儿咣咣咣响来响去，演奏穷苦人家勤劳、辛酸的乐曲。其余时间，她盘腿坐在炕上，颤动着嘴唇念佛，仿佛在轻轻召唤遥远的幸福。一百零八颗琉璃蛋儿组成的佛珠，像数不尽的珍珠，在手中叮当叮当响动。

晚上，婆婆洗了手，点根香，双手举着，跪在写了黑字的红帖子那儿，叩头作揖，然后揣摸着插在三条腿的“宣德”铜炉里。香头像顶小红帽，矮着、矮着，一直陪我进入梦乡。

一天，我受了好奇心的驱使，问：“婆婆，你为啥给红纸条

磕头？”

“那是封的神位！”婆婆停住佛珠，说，“神位两边的红对联，是你爷在世时写的，‘无物可酬天地德，全凭早晚一炉香’，天地的恩德大得很哩！人都是有罪的，到世上来受苦，给神烧香叩头，就能消灾免难，过好日子，死了上西天！”

我忙问：“上西天能吃上白馍吗？”

婆婆说：“能！能！”

一听能吃上白馍，我有了兴头，继续问：“西天在哪儿呢？”

婆婆说：“在天上！”

我又问：“能住人吗？”

婆婆说：“住神呢！”

我不懂婆婆嘴里的神，照自己能看见的人，问个没完没了：“神为啥看不见？”“神不吃不喝吗？”“神娶媳妇吗？”……

不知是婆婆答不出来，还是我问得跑了调儿，她很不高兴地说：“甭胡说咧！神就是神，不是人。说了神的坏话，害头疼！”

我吐吐舌头，不敢问了。

果然，遇到我头疼脑热，婆婆总要端一碗水，拿三根筷子，站在炕前，庄严地闭着眼睛，蘸了水在我身上摆来摆去，口里像醋发酵，扑哧扑哧念叨：“前身前身轻，后身后身轻；是神了，入庙去；是鬼了，入墓去……”我瞪大眼睛，盯住门口，却一点也不见神的影子。只见她把水泼到院子去。难道神藏在水里吗？

过年的时候，婆婆把木版印的家宅六神，一一告诉我名称：灶君，仓神，天爷，马王，井王，土神……。庙会的时候，她又把村上各种泥塑的神像介绍我认识：无量祖师，关帝圣君，观音菩萨，孤魂，火神，城隍……。

我在心里把神分为四类：看不见的神，红纸封的神，木版印的神，泥巴塑的神。我以为塑的神最为怕人。而塑的神里，要数城隍厉害！

婆婆告诉我，城隍是专管人间善恶的，一座县城只有一个。据说很久以前，我们村做过县城，才留下这座城隍庙来。庙里除了粉白脸、五络胡的城隍神像，右边站着夹生死簿的判官，左边站着手执勾刺棒的小鬼，庙墙上则画满了佛家所说的十殿阎罗，正在审判、处罚各种曾在人间作恶的鬼魂：喝迷魂汤，过奈何桥，扯锯分尸，倒腿研磨，入油锅，变驴马……。

一股阴森、凄惨的恐怖气氛，凝聚在这孤庙里。踏进门去，就像进了地狱，连大人们平日也不敢走近它呢！

大概由于这些缘故，村上所有的庙会，数城隍庙会最隆重。有一年，会期到了，我拖着婆婆上庙堂去念佛，看见四乡八里的生人，牵羊的，提匾的，纷纷进庙抽签问卦，禳解灾祸，磕头祈祷。

我想起病在炕头的娘，跑进家门，偷了婆婆一把香，藏在袖筒，返回庙堂。

庙里的供台比我头还高。里边堆满各种散发油香的食物。食品两旁，点着高高的油灯。供台外边，插满香烛。蜡烛的火焰一伸一跃，轻轻摇摆。淡蓝色和灰白色的烟丝，从每一根香柱上扯起，织成一张雾濛濛的大网，弥漫庙堂。纸钱忽明忽灭，灰烬飘上屋顶，像一只只黑鸟在云里飞翔……一切是那么的奇妙和神秘。外号“秦岭头”的老会长，长着白胡子，秃了的头顶像山峰一样翘起，扯着长条条脸，打盹似的眯起眼睛，不紧不慢地敲着比面瓦缸还大的铜磬。铜磬发出低沉而悠扬的嗡声，为那些和婆婆一起念佛的人伴奏。念佛声像哀伤的合唱，时高时

低，用悲切的音调感染每一个敬神的人。

我点了香，双膝跪下，望着烟雾缭绕的神像，觉得城隍真的腾云驾雾而降。娘那青黄、痛苦的面容，在眼前晃动。我心里一酸，眼泪咕碌碌直滚，动情地为娘默默祈祷……。

把婆婆拖回家中，我觉得自己成了大人。只等城隍显圣，娘病突然痊愈，我再讲出这些作为，那时谁也不会把我当孩子看待了！

可是，过了一天，又过了一天，我暗暗数着娘吃饭的数量，一点也没增加。我悄悄摸了娘的手心，一点也没退烧。她白天仍然呻吟不止，夜里继续咳嗽声声。我终于失望了，去问婆婆。

婆婆正在念佛。她念得入了神，嘴里快速地喃喃着，指头快活地拨动佛珠，身子晃晃悠悠，像坐了小船，眼皮微微闪动，皮肉松弛的脸上，肃穆而安详，仿佛来到了西天门口，就要进去享福似的。

我打断她，问：“婆婆，你说烧香念佛消灾免难，抵事不？”

她不停顿地念着佛，说：“咋不抵事？”

我不敢说出偷香的事，又问：“你一年四季烧香，都抵了啥事？”

婆婆不耐烦地说：“那是神灵，凡胎肉眼看不见！”

我肚子里又钻出个问题：“婆婆，印的神灵验呢，还是塑的神灵验？”

她生气地把佛珠一摇，嚓啦啦直响：“你胡说什么？神就是神，咋敢说‘印的’、‘塑的’？”

我不屈服，抬杠说：“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天天给叩头的神，还是纸写的呢！”

婆婆一边摸笊帚一边骂：“崽娃子，你头疼起来，我不管！”

我悄悄抓了笤帚，跳下炕跑了。等了一整天，头一点也没疼，我真高兴！

日子在婆婆的一炉香、一炉香中，飞快地跑着。眨眼春去夏来，收打麦子的繁忙季节来到了。

我家的日子艰难，真是“揭着吃、打着还，跟着碌碡过个年”。虽然夏收天太阳烙得屁股疼，早晨啃锅盔馍，上午吃白面条，却使我心里乐：大概婆婆说的西天里，才这么吃饭吧！有了这好吃的，娘的病一定会好起来！

麦子碾晒完毕，装在屋地上的席包里。看着它，我便做出各种美妙的想象。但是一天上午，保长领人来了。这税那款一念，算盘一响，动手就装走一半。接着，白胡子会长又带人来了。他也是帐簿一揭，算盘珠一拨，摇晃着“秦岭头”说：“吃城隍一石五斗麦子，本利两石二斗五。装！”

爹怎么说好话也不抵事。直到扫了地皮，白胡子的长条条脸上，才难看地笑着说：“好吧！城隍可怜你，下欠五斗，明年本利七斗五，一定得还清！”

粮食装完了。人也走尽了。院子死一样寂静。婆婆走出厨房，拐杖咣咣响动。这盲人生命的象征，痛苦而单调。娘偶尔呻吟一声，更显得凄凉、哀愁。屋檐下的麻雀，是受了惊动，还是感到失望，扑楞楞飞向墙外。我痴痴地望着“无物可酬天地德”那已由红变黑的对联，怅惘若失，想起婆婆那段敬神可以吃白馍的话，突然感到奇怪：“城隍不种地，哪来的麦子放帐呢？穷人一年四季敬他，他为啥和保长一样对待穷人呢？”

自然，我询问了婆婆。一提到神，她立即忘掉了眼前的灾难，闪动着并不睁开的眼皮，轻轻抚摸我的脑袋，充满诚挚的感情，像在追忆一生中最幸福的往事，说：“唉，你可没见过

‘开光’哪——城隍刚塑起来，眼睛是蒙着的！要请经师念经，才把眼睛揭开，泥像就有了‘神’，那叫开光！开光的时候，财东家都拿钱呀、麦呀布施庙上。那些麦子，就由管庙的会长给咱穷汉家放帐哩！——瓜娃娃，春上城隍的神麦救了咱的命，忙后就该加利还清……”

正说着，街上传来大竹筒的吹鸣，“呜——，呜呜——！”那是一位常来村中的盲叫化子乞讨的呼唤，深沉、悲哀，连空气都跟着颤抖了。

婆婆停止了使我惊异的讲述，又回到苦难的现实生活中来，走下炕，拄了拐杖，咣咣咣地响到案板跟前，摸摸揣揣地捏出一块馍蛋儿，递给我说：“快送去吧！可怜人，多苦命啊！”我看见，婆婆的眼皮底下，淌出两串泪水来……。

从那以后，生活又恢复了喝稀面水、啃涩菜饼的老样子。肚子总是又撑又饥。我对神怎么也没兴头了。

临解放那年，城隍庙会又来到时候，传出风声，说是兵荒马乱年间，城隍拯救万民百姓，显圣舍药。但我不想去看热闹，只管和一群孩子们在后院仰望南飞的大雁，唱着婆婆教的儿歌：“雁儿雁儿摆溜溜，我是雁儿它舅舅，……”

婆婆把我叫到跟前，偷声细气地说：“看你娘病的！快上庙去讨点药来！”

她从烟火熏得黑漆漆的席棚上，摸出一块铜元，放在我的手心，使劲一握，说：“攥牢，讨了药就捐给城隍！”

走了两步，我又返回来问：“城隍真灵吗？”

婆婆神秘地说：“心诚神才灵，千万不敢胡思乱想，快去快回！”

跑出家门，看见大人们都紧张地上庙讨药。我想：“说不定

圣药真能治病呢！”于是又恢复了对城隍的希望。

讨药的人多得如蚂蚁搬家。他们一进庙门，就夺金豆儿似的上前哄抢。人挤人，人踏人，连手背都抓破了，纷纷往供桌上的钱匣里投下铜元、纸票。我挤飞了帽子，半粒药也没拾到，却把攥得出了汗的铜板，投进了钱匣。

白胡子会长说：“一日舍药一次，连舍三日！没讨上药的明日再来吧！”

我不愿离去，既怕投了钱没拾到药受婆婆的斥责，又想会长怎么知道城隍啥时舍药呢？要是神一高兴，今晚就舍起药来，我能赶上吗？

天黑了，祈祷、讨药的人渐渐离去。听经念佛的老太婆们拥进了庙堂。我混在当中，不眨眼地盯住神像，只盼城隍挥手舍药，连悠悠扬扬的念佛声也听不进耳朵。我两眼又酸又困了，城隍仍然板着粉白脸，垂着五绺胡，一动不动。不知不觉，我在小鬼脚下的麦草窝里睡着了。

突然，我被一阵嚓啦啦的响动惊醒。睁眼一看，四周空荡荡的，没一个念佛的人。两盏长明灯把四壁照得一片昏暗。判官、小鬼朝我怒目而视，满墙的鬼怪，一齐在灯影里跳动，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要不是白胡子会长和另外两个人站在灯下说话，我真会以为自己已经掉进地狱里了！

一个说：“今日舍药，收了那么多钱，咋给我分这么点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忙后收的麦子，你咋多弄了一石呢？人不能没良心呀！”

白胡子劝道：“算啦，算啦！明日收了钱，给你们多分点！——快拿来，多少‘大圣丹’？”

“三十包！”

“对，明日人还要多，多撒点！”

说着，他们把空钱匣放回供台，掏出后来叫“仁丹”的“大圣丹”，向神龛四周撒布。城隍仍然板着粉白脸，垂着五绺胡，一动不动。

我轻轻捡颗圣药，嘿，果真是村上常来换破烂的老头担的“大圣丹”，麦粒儿大小，紫红的皮子，放进嘴里一尝，又凉又麻。啊啊，好人祈祷城隍，城隍却赐福给恶人。什么圣药，滚蛋去吧！

害怕从我心中猛然消失，我兔子似的蹦出草窝，向外跑去，吓得那三个人“啊”地一声，跌坐在庙地上。

我一口气跑回家。婆婆正在炕上念佛。几乎听不见的声音，气泡似的从嘴唇上不停冒出，伴着佛珠叮当叮当的响声。我趴在她的耳门上，大声说：“婆婆，神都是哄人哩！”

婆婆的佛珠，噼啦落在炕上：“啊？崽娃子，又胡说啥？你头疼我可不管！”

我一点也没怕。因为我知道，头是不会疼的！

不久，家乡解放了，农会成立，宣布凡吃城隍庙的麦子，一律赦免。婆婆却照样在认认真真地念佛烧香，使我感到十分可笑。

又过了几年，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，夺得大丰收，打掉城隍作粮仓。哈，神像剥掉了泥胎画皮，才是一根木桩和一包麦草呀！多么有趣！

追 求

童年时期，我家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。

爹夹条口袋，把粮借贷回来，娘做饭的时候，变着法儿俭省。经常是做好高粱搅团，也不许盛着吃饱，而是像涂抹红广告颜料似的，在案板上摊薄、凉冷。然后做了稀面水，里面煮上苜蓿菜、芥儿菜、灰苕菜、苦苕菜一类垫物，才把搅团切成小块煎在里边，每碗只许盛一碗底指头弹大的搅团粒儿，其余便是汤菜。

娘织的粗布衣服，总是冬衣改夏衣，补钉擦补钉，大人穿了孩子穿，哥哥穿了我再穿。我的脚上，鞋几乎都是前边张了口，补起来；后边断了帮，再纳上；一直穿到底上成了洞，还舍不得扔掉。

吃盐是极省的，汤常常淡而无味。食油几乎只在烙菜饼擦锅时才用。点食油的高脚灯，受到了娘极其严格的管制：全家只能用一盏，灯捻只能有一条，天黑只能点一阵。

那盏高脚灯，是外爷给娘的陪嫁“命灯”。圆圆的灯盘里，伸出一根长长的柱子。柱子顶端托着小拳头大的灯碗。通身涂着橘红色的油漆，看上去像一朵美丽的花苞。

一到天黑，花苞便轮流在锅台和炕头上，开出鲜艳的红花，使屋里的一切，带上奇妙的色彩和神秘的影子。影子投在屋顶上、墙壁上，互相交叉变幻。当灯花受到气流摇摆的时候，所有的影子一齐晃动起来，很是有趣。犹如现在的孩子们每夜能看到电视、电影一样，看灯花光影，是我童年最简单的“文化生活”之一。

吃罢晚饭，我和哥哥在炕上翻阵跟头，就像一对猫儿，依偎在婆婆腿旁，恳求她说古今。婆婆便说一个谜语让我们猜：“一个小枣，屋里装不了，开开门儿，就往外跑。”我俩思谋半天，才同声呼喊：“灯花！灯花！”灯火顽皮地轻轻跳跃，把无